

遼寧 37 歲英語教師遭受迫害骨瘦如柴

遼寧營口市英語教師、大法弟子車洪飛，被鞍山監獄、大連監獄迫害的生命垂危，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被送到父母家中。當時車洪飛的大部份肌肉萎縮，長期灌食導致胃出血，骨瘦如柴，不能行走。

車洪飛，男，37 歲，營口市鮫魚圈區紅旗鎮人。曾經在營口市紅旗中學任教，後來被熊岳城高中聘用。1997 年修煉法輪功後，身心發生巨大變化，不僅戒掉了喝酒、打麻將等不良嗜好，而且折磨幾年的胃病病也不藥而癒。

作為一名英語教師，一直努力按大法「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為人及教學成績在當地有口皆碑。

然而這樣一名公認的好教師，卻五次被非法綁架、關押；八次被迫失去工作。他多次被紅旗鎮派出所夥同熊岳公安局綁架、勞教，遭受了殘忍的折磨。

第一次被紅旗鎮派出所所在紅旗鎮中學綁架，關押到蓋州市拘留所 15 天後，被送到營口教養院勞教，五個月後出現肺結核症狀才被放回。紅旗鎮中學和熊岳城高中把車洪飛開除工作。

2006 年 2 月份，車洪飛去瀋陽於洪區一所私立高中教英語，被舉報，遭到瀋陽於洪區派出所惡警將他綁架、非法拘留，後來被送回鮫魚圈看守所，被非法判刑 7 年、送大連監獄，因為體檢不合格被拒收，被押回鮫魚圈看守所繼續關押。

因為身體已經虛弱，生命出現危險，車洪飛被家屬接回。紅旗鎮派出所 24 小時監控，就連晚上睡覺都挨著他身邊。

車洪飛被迫流離失所，在深圳打工期間講真相，被當地公安局綁架，被紅旗鎮派出所劫持回鮫魚圈，關押在鞍山監獄。

他絕食反迫害 7 個多月，監獄灌食，24 小時給他單手戴手銬，並把手銬吊在床頭，小便由犯人給接。在這期間他肺結核症狀復發，肺部有很大的陰影，然而鞍山監獄並沒有放人。

2007 年 12 月 27 日車洪飛生命出現危險，被從鞍山監獄轉到大連監獄。

當時他躺著不能動，連說話和睜眼睛的力氣都沒有，瘦的皮



包骨頭，生命垂危。醫生說，車洪飛現在全身肌肉萎縮，心律紊亂，胃出血，嚴重貧血。

車洪飛的父母、岳父及妻子得知車洪飛在鞍山監獄被迫害病危、轉到大連監獄後，先後同其

他親屬四次到大連監獄要人，大連監獄以種種藉口迴避、搪塞。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車洪飛被送回家時只剩一口氣、奄奄一息。

瀋陽 60 歲老婦被勞教迫害致死

【明慧週報訊】2008 年 10 月 7 日，遼寧省瀋陽 60 歲的法輪大法女弟子張佩蘭被迫害致死。親友鄰居們都很傷心。張佩蘭家住瀋陽市鐵西區重工街牛心屯四路 15 號，堅定信仰法輪大法「真、善、忍」，為人善良，性格開朗、樂於助人，多年來左鄰右舍都得到過她的幫助。

2008 年 5 月 24 日，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首惡之一、中共政法

委頭目周永康竄到瀋陽，一夜之間有 50 多名大法弟子被綁架。張佩蘭於當晚在家中被鐵西區啓工派出所 4、5 名惡警綁架；第二天被劫持到瀋陽造化監獄，十幾天後被非法勞教一年，被劫持到馬三家勞教所三大隊五中隊迫害。

馬三家勞教所一直不讓家人親友探視張佩蘭。2008 年 8 月初，張佩蘭的家人突然接到馬三家勞教所的电话，說張佩蘭「病

危」，要家屬到醫院簽字「搶救」。家人趕到醫院，才得知張佩蘭被迫害的便血不止，但馬三家遲遲不給救治，直到最後出現生命危險了才送到醫院搶救，因醫院必須家屬簽字才救治，馬三家才不得不通知家屬。

馬三家不願意承擔醫院的救治費用，8 月 13 日才讓家人把張佩蘭接回家。2008 年 10 月 7 日，張佩蘭在家含冤離世。

丈夫被綁架下落不明 妻受驚嚇精神失常

山東省平度市大法弟子張輝榮，從 99 年被邪黨非法迫害，流離失所至今，這期間被綁架了四次，現在他的手腕和腳腕都有很深的手銬腳鐐傷痕。去年冬天他才回到自己家中，今年奧運期間，張輝榮在自家的維修部修車，突然上來好幾個警察綁架他，並非非法抄了他家。張輝榮呼喊著：警察抓好人啦！

他妻子見此情景當場嚇的精神失常，成了癡呆，至今沒有恢

復健康。家中還有一個 13 歲的女兒和 65 歲的母親。張輝榮母親哭泣著說：「只因為我兒子煉法輪功做好人，（惡警）把我們家迫害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前年他爸去世，惡人們都不死心還來找過他。從綁架到現在有兩個來月了，也不給俺說說關押在什麼地方了。」

鄰居們看的很清楚，只是敢怒不敢言。怎麼辦？眼下正是秋收季節，鄰居們看在眼裡、恨在

心裏，都說「共產黨不管老百姓死活，貪官他不管、殺人放火他不管，老百姓信個『真、善、忍』，你管什麼？不是說信仰自由嗎？簡直是胡鬧。」

張輝榮家中的三畝地花生沒人收，鄰居和親戚們在把自個的收完後，幫助收了三分之一，其餘爛在地裡。還有七畝玉米地，眼下正是秋收季節，65 歲的老母親掉著眼淚痛苦的等待著別人的再幫忙。

..... 不了打擊含冤去世，妻子也因遭受牽連，只能給親屬家打工，並被公安非法監控，還要獨自照顧僅有十歲的女兒和八十歲的老母親。

於溟因堅持信仰，屢遭抓捕，他曾被非法關押在北京、唐山等地，遭受毆打、電擊、野蠻灌食等酷刑。四十個警察站成兩排拿著電棍電他，強行給他服性藥，扒掉衣服，將他扔在女犯人牢房；不法人員三伏天下將他扔在大鐵爐子旁烤；把他關在特製的大鐵籠子裡三個月，不能站、不能躺；將他綁在地上，用電棍電擊他的陰莖；往身上潑涼水之後，用繩子將他固定在一個位置，硌他的陰部。於溟被折磨的氣息奄奄、三十幾歲的人像老頭一樣。

..... 輪功學員專管班被折磨了一個多月，每天都遭到殘忍的毆打，並用各種殘忍的手段折磨，全身十多處骨頭被打斷。

2008 年 4 月 27 日，雲福啓在德善鄉講真相時被派出所惡警綁架。在德善派出所期間，被不法人員毆打，被打的一說話、喘氣胸腔、兩肋內都疼。隨後，雲福啓被劫持至方正縣第二看守所，他絕食抗議半個月，於 5 月 12 日下午被轉到方正縣第一看守所。

唐山警察劫持一家四人

【明慧週報訊】2008 年 7 月 10 日，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區法輪功學員張月芹、何益興夫婦以及女兒何艷、女婿孫峰利一家四口無端遭到唐山市路北分局警察綁架。惡警們打碎玻璃，撬壞門窗，強行入室，非法抄家，搶劫了貴重物品及六十多萬元現金（張月芹大女兒與他人合夥做生意借來的）。

在一家四口被非法關押在唐山第一看守所期間，河北省 610 辦公室曾來了一專案組專門對一家四口人進行強制洗腦。在 7 月間，張月芹被第一看守所上「死人床」酷刑。

8 月 13 日第一看守所所謂上級規定等種種理由拒絕律師接見張月芹、何益興夫婦。9 月 27 日下午，律師到開平勞教所給何艷送復議信函，讓她簽字。一王姓科長說

「必須到省裡開信，我們不歸唐山管。」然後拿走了律師的身份證和律師證，40 多分鐘後和一胖警察一同出現，律師說明來意要見當事人，胖警察說必須要復議書的原件。還說律師證上鋼印不清楚，無法辨認真假。律師說可以根據律師證上的號碼到網上核實，他說「我們不上網」就一口回絕。

10 月 6 日上午，其家人到唐山路北檢察院問明情況，副科長張樹禮說因卷宗有問題，不讓律師接見。經過努力，當天下午，孫峰利的辯護律師見到了孫峰利，並告訴孫峰利要為他做無罪辯護。

10 月 8 日上午，家人去開平勞教所看望何艷，勞教所警察陸海存、楊海鳳以何艷不寫保證為由，在正常接見日函，不允許家人接見。

遭冤獄七年 亢宏再次被非法勞教

【明慧週報訊】重慶市銅梁大法弟子亢宏，兩次被非法勞教二年，一次被非法勞改三年，2008 年 8 月 23 日再次被惡警綁架，非法勞教，在重慶市西山坪勞教所遭受迫害。目前他的雙腳被打上石膏，生活不能自理。

大法弟子亢宏，男，今年 40 歲，90 年代初畢業於重慶醫科大學本科，以優異成績留在重慶市，分配到重慶衛生保健所工作。工作期間兢兢業業，踏實肯幹，受到領導、同事們的好評，年年都是先進工作者。1993 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身心受益。亢宏的父親原是銅梁縣農機局的局長，因為一身病，1997 年到重慶來看病，當時走路都困難，到了亢宏的住處，看到桌子上有一本《轉法輪》，他就拿起來看，看後覺得病情好轉，能上下樓了。經過煉法輪功後，他父親的病全好了，每年給單位節約幾千元的醫藥費。銅梁老年體協看到他身體的變化，就叫他當站長，到各區去弘揚大法、教功。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迫害法輪大法後，亢宏在單位保健所非法被抓、遭到非法勞教二年，在重慶市西山坪勞教所遭受迫害。與此同時，亢宏的父親遭到銅梁縣公安局反覆到家騷擾，威脅、恐嚇。在恐嚇和高壓下舊病復發，於 2000 年被迫害去世。

2001 年 11 月左右亢宏從勞

教所回家，不到一個月又被非法抓捕，非法判刑勞改三年，送到重慶市永川監獄迫害，同時又被單位開除。亢宏遭勞改迫害三年後，老家和原單位都不給他上戶口，使他無法找到工作，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

2005 年亢宏第三次被惡警非法抓捕，被非法勞教二年，在西山坪勞教所遭受迫害。亢宏被惡警非法抓捕時，同時被惡警搶走 1600 元錢，後來向惡警追要時，惡警只還 1000 元。2007 年 12 月從勞教所回家時，亢宏已被迫害得成了癡呆人，連話都說不明白。

2008 年 8 月 23 日，亢宏在牛角沱所租的房裡又被牛角沱水上派出所的惡警抓走，還被惡警當場毆打，9 月 12 日左右再次被劫持往西山坪勞教所。途中，亢宏為抵制勞教迫害，從車上跳下來，雙腳摔成粉碎性骨折。西山坪勞教所不把亢宏送到大醫院治療，只是把亢宏放在勞教所醫院。

亢宏的親人去看完亢宏時，是由他人把亢宏背出來的，雙腳發紫、發青，腫脹。在親人譴責下，9 月底勞教所才把亢宏送到北碚九院去動手術。住院期間，亢宏的一隻手在打吊針，另一隻手被手銬銬在床上，手銬上還加了兩把鐵鎖，手都被銬黑了，還有六個監管人員日夜看管他。

企業家被非法關押八年

【明慧週報訊】遼寧省瀋陽大法弟子於溟三次被非法勞教，在勞教所已經度過了八個年頭。目前於溟被遼寧馬三家勞教所超期劫持，他的親屬呼籲法律工作者提供援助。

於溟的親屬在公開的求助信中寫道：於溟現被非法單獨關押在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遭受毆打、電擊、野蠻灌食等酷刑，被迫害的皮包骨，手腳僵硬，頭髮幾乎掉光，不能站立。於溟與妻子的電話聯繫被監聽。妻子被剝奪了探視的權利，更被劫持四天三夜。2008 年 9 月 2 日，於溟非法勞教時間本已到期，卻又被刑訊逼供，遭受老虎凳等多種酷刑折磨。最近當局竟然宣佈對於溟

非法延期關押一年，繼續關押在馬三家男所 2 大隊。鑒於勞教所的犯罪行為，家人正在尋求法律援助以終止勞教所對於溟的無理關押。

於溟，男，1973 年出生，瀋陽五愛街服裝企業家，瀋陽市服裝行業頗有成就的商人，他的服裝廠先後為社會吸納了上百名下崗工人。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對大法的迫害開始後，他以自身修煉後身心受益、事業有成的經歷上訪，反映民情，卻被多次關押迫害，被勞教三次，累計被非法關押時間超過八年。遭迫害之前於溟是個企業家，家境富裕。經過這場迫害，工廠被迫關閉，家中斷了經濟來源。父親因承受

雲福啓在方正縣看守所慘遭折磨

【明慧週報訊】黑龍江省方正縣大法弟子雲福啓在方正縣第一看守所六監區被非法關押期間，以看守所所長為首的部份惡警，指使兇惡的犯人對其進行嚴酷迫害，犯人當著管教的面將雲福啓踢翻在地，並誣其鬧事，一犯入下流的扒掉雲福啓的內褲。

犯人們還拔掉雲福啓的眉毛、腋毛拌在飯裡強迫其吃下去。在

惡警的指使下，雲福啓的肋骨被打折，並被折磨致昏死過去。

方正縣天門鄉黑河口村大法弟子雲福啓約 53 歲左右，曾經被非法勞教迫害，在長林子勞教所遭受了慘無人道的迫害，犯人把一個很大的螺絲帽纏上毛線，用繩子拴住，用力悠起，不停砸向大法學員的頭部，致使雲福啓頭部二十多處受傷。曾經在迫害法

金錢怎能買人心？



圖：法輪功學員在講真相

文/華雲

99年7月20日以來，法輪功學員一直在反對這場迫害。一些海外的法輪功學員在超市發傳單，在中領館前靜坐，有的人會問，你這麼做是不是有人給你錢？

假如說你的親人需要你的幫助，你會向他要錢嗎？假如你的兄弟姐妹在國內受難，你在這邊為他們奔走呼號，你會要求報酬嗎？顯然不會。國內的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苦難，我們在這邊感同身受，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為他們呼籲，抗議中共的暴行，我們怎麼能要錢呢？

在基督教的早期，那些信徒們即使被扔進鬥獸場，被獅子咬死，也不屈服。難道這是因為有人給他們錢嗎？同樣，國內的法輪功學員冒著被抓、被酷刑逼供、坐牢甚至被害死的危險，去北京上訪、向民眾散發傳單，這又怎麼能用金錢來衡量呢？給你多少錢你願意去坐牢被酷刑折磨呢？

其實很多事情不能用金錢衡量。比如父母對孩子的愛，夫妻之間的感情，這些都不能用金錢衡量。孟子也講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或者說良心，每個人都有。我們看到國內的法輪功同修受迫害，幾乎每天都有迫害致死的案例傳出，我們如果不去譴責迫害、要求各界制止迫害，我們良心不安。這絕不是金錢所能驅使的。

假如在一個信仰中，人們幹什麼都要求報酬，那麼這個信仰就成了名利場，這個信仰也就不會再有人相信了。所以如果法輪功學員是為錢在做著這一切，那麼他們根本不可能堅持到現在。而且我們也根本沒有任何經費，所有的活動都是法輪功學員們的自費。中共的喉舌媒體造謠說美國政府給法輪功撥款，其實任何一個政府、組織或個人為法輪功反迫害提供資助都是對人間正義的極大支持，我們當然歡迎，但是美國政府確實沒有給法輪功撥款。中共這麼說，就是為了挑起中國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是栽贓陷害的一部份。

「不得死於三鹿奶粉」？

文/陸振巖

2008年10月19日，新西蘭國家電視一台「星期天（Sunday）」節目中播放了記者在中國秘密採訪一個受害家庭的錄像，來自陝西咸陽的田曉衛和朱萍麗，他們的孩子田進因為吃了三鹿奶粉而死亡。田進在喝了三鹿奶粉後得病，父母借了將近一年的收入帶著孩子到處尋醫問藥，最終檢查出來是腎結石和尿路結石。但當時並不知道是因為奶粉的原因，醫生還推薦他們繼續給孩子吃三鹿奶粉。受害父母含著眼淚對著鏡頭說：「最後知道之後，我們後悔死了，咱娃有病嘍，咱還在給他雪上加霜，一直餵三鹿奶粉。」田進在離開醫院後不久，於8月1日死亡，而中共當局卻堅稱三鹿毒奶粉致死的孩童只有4起，不肯承認田進是三鹿毒奶粉致死的嬰兒。

恆天然總裁安德魯·費瑞（Andrew Ferrier）在報導中披露，毒奶粉事件伊始，中共官員強烈反對公開召回三鹿奶粉，原因是「公共安全」。「他們說必須權衡公共安全和食品安全，在中國這方面的權衡很微妙（they said they had balanced what they called Public Security and Food Safety, and in China there was very delicate balance in that area）。」

原來在中共的辭典中，「公共安全」和「食品安全」還有這樣的區別。中國人一直以為公共安全（或社會安全）的基點，是



Print | Send to friend | Email update

Related Video

上圖：2008年10月19日，新西蘭國家電視一台「星期天（Sunday）」專題報導了對三鹿毒奶粉的調查。（網絡截圖）

左圖：毒奶事件在中國大陸促進「三退」潮。



中國的廣大民眾，而孩子更是祖國的明天，民族的未來，他們的安全自然而然的應該成為「公共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現在看來大家都錯了，其實「公共安全」和普通民眾無關，其真正意思是「中共的安全」。

這就比較好理解為什麼小田進「不得死於三鹿奶粉」：為了中共「安全」，「毒奶粉致死」有指標！「死亡指標」對新西蘭人或其他自由社會的人來說，聽起來可能有點像超現實主義的荒誕劇。其實瞭解中共本質的人知道，2003年SARS病橫行的時候，很多醫院就接到指標，限定死於

SARS病的人數不得超額，所以不少死者「不得死於SARS」，而被貼上其它疾病致死；而自從中共迫害法輪功以來，更有密令，被關押法輪功學員「不得死於酷刑」，只能死於「疾病」、「自殺」，有的勞教所警察甚至叫囂「我們有死亡指標！」「上面有令，打死算自殺！」

「中共的安全」其實是「公共安全」的死敵。沒有了中共，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安全」。傳《九評》，助「三退」（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才是中國的和平之路。

僅僅是「下面的人把經念歪了」麼？

文/歐陽非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人把經念歪了。」這是很多中國百姓，包括一些西方人對中國問題的一種流行看法，不知不覺中認同了「上面的人是好的，搞壞事的是下面的人」這樣一個歪理。大家想想，中央的官員不也是從下面一層一層做上去的嗎？

舉個最近的例子。BBC中文網2008年10月10日有一篇報導《土地經營流轉：政府熱，農民冷》，講的是針對中共可能出台政策允許土地經營權買賣，記者就此採訪農民的看法。山東聊城種植果樹的農民史朝旭在接受BBC中文部記者的採訪時說，「中央的政策很好」，但又坦言，「農民不會從這一次的土地改革中受益」，因為「有法不依、權大於法」，也就是下面的人會把經給念歪了。記者問如何防止不念歪呢，史朝旭說，「只有把農民聯合起來，可是這很難。」採訪到此為止。

史朝旭看到了問題的實質，只有組織獨立農會，才能監督政府把「好政策」落到實處。可是，到底是誰不讓農民聯合起來？顯然不是鄉鎮領導和縣委書記能做主的，這種事情只有領導一切的「中共中央」才有決定權，也就是說，真正干擾「好政策」落到實處的，原來正是出台「好政策」的那同一夥人，難怪俗話說，中國的麻煩，「問題出

在前三排」。

這就非常具有諷刺意味。一方面中共不斷出台「好政策」來緩解危機重重的民生問題，比如取消農業稅，減免學雜費，搞社會低保、社保和醫保，提高退休金等等；另一方面，中共又在處心積慮的出台「壞政策」來阻止這些「好政策」落到實處。不允許言論和媒體的自由，於是不能做好輿論監督；不允許司法獨立，於是不能維護社會公正；不允許那些享受「好政策」的百姓聯合起來，於是他們不能維護自身的基本權益不受侵犯；不允許信仰和修心向善的自由，於是不能提升道德和恢復誠信。

中共左手給出「好政策」，右手卻在使出「壞政策」。結果，不但「好政策」大打折扣，還會衍生出層出不窮的新問題。

一個犯人的所聞所感

我會是一個服刑人員。「監獄」我們稱它人間地獄，我在那裏煎熬十多年，那是我罪有應得，不提也罷。現在我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向大家講述一個正、邪之分的事實。

人們常說正邪不兩立。對於社會這個大家庭來說，沒有執法者來治安、處罰、強制執行，那麼社會就亂套了。可是在當今國際社會講人權、重人道、經濟發展、信息發達的時代，中國的正邪卻錯了位，也就是今天我要說的在我身邊發生過的、目睹過的事實。

2002年的冬季，聽同犯們說，獄裡又來了一批人，是修煉法輪功的，如何如何。在這之前，我曾在電視中知道點，說法輪功是X教什麼的。我沒有信仰，又隔絕社會多年，不敢妄加評論是邪、是正。只是憑著人性的理念，認為只要是修煉者，他都會行善事、積德，怎麼會去犯

法呢？那麼不犯法又怎麼會到這裡？

就在我不解的日子裡，我們監區也分來一位法輪功學員。管教告知刑事犯，不准與他私談，並安排4-5人專門看管他，就連去解手也要跟著，定期查看他的衣物、行李，夜間更是嚴看。日子就這樣過著。

中國人講日久見人心，這個法輪功學員在平常的日子裡，盡顯出修煉人的德行、善良、真實、助人，從不與我們爭名奪利。刑事犯利用法輪功學員的善良，取借他們的財物不還、白用，他沒有怨言。可是即使是這樣，他還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逼他寫「四書」、認罪。這樣的人又有何罪可認。他不認罪，惡警實行高壓強制措施，不讓他睡覺。晚上，4人一班，每2小時換一班，圍他而坐，見他閉眼就推他，一連4、5天，他絕食抗議，管教就給他灌食。還有更殘忍的

手段，夜裡不讓睡，白天把他放在空地裡，用360斤的大鐵桶扣住後，惡警猛敲鐵桶，巨響震他。手段層出不窮。人吶，都是人，他何罪之有，卻受著這樣的殘害。

還有一名法輪功學員，小腿被惡徒用槓子滾壓的不能走路，惡警從鼻子灌辣椒水，手指甲扎牙籤，翻出的財物不給開票據。手段之殘忍、性質之惡劣，與電視中日本人殘害咱同胞沒區別。什麼是「正法」，什麼是「邪法」，我內心深處有了質的改觀。同樣的一個法字，法度行為卻不同。同樣的「人類」，卻執行著不同的行為。不難看出正、邪之分，誰正、誰邪。

今天我講出這例事實，只是有一感想，是什麼使法輪功學員受著這樣的殘害和折磨，有的甚至失去生命，家破人亡，還初衷不改、堅信不移，還在洪揚大法，講清真相？其實這是給人類一個提示：大法洪傳，千載難逢！

三言兩語

換個角度看問題

中國歷史的起點在哪裏？

不在1949年（中共建政）。作為中國的現代史，至少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革命），甚或1840年（鴉片戰爭）。大一統之後的中國歷史，則至少起源於秦朝，即兩千多年前。

而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有記載的文明史，已經長達五千年。應該說，五千年前的炎黃時代，才是中國歷史

的源頭，也是中國歷史的真正起點。

中共建政之前，中國歷史絕非一片空白。從四大發明，到鄭和下西洋；從戰國百家爭鳴，到唐宋詩文璀璨。在漫長歷史的大多數時期，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都領先於世界。中華民族，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最倒退、最落後、最黑暗的時代，反而出現在當代，尤其中共當政的

前三十年。

中共建政之日，中國剛剛經歷了數十年內外戰火，但中國經濟基礎仍然名列亞洲前茅。中共亂世之後，中國在世界的排名才急劇滑落。歷史是一條奔湧不息的長河，不能截斷，也不容割裂。中共混淆歷史概念，目的是為了掩蓋自己當政的反動、野蠻，與黑暗。（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患不治之症卻不藥而癒的詩人

叫救護車、掛急診對她而言曾經是生活中揮之不去的惡夢。自從一九九零年發病以來，她看過無數的醫生，有的說她是高血壓，也有的診斷結果是中風、間歇性腦缺血、過敏、氣喘，還有許多醫生則是說不出她到底患了什麼病。

她是曾任教於台灣靜宜大學中文系的詩人王麗華。她擁有著高學歷，在大學任教，生活本該是人人稱羨的，然而面對久治不癒的病情，她也只能憂傷、哀淒、無助的問蒼天。王麗華說：「我吃藥吃到內出血，只要稍微一碰，全身就到處淤青積血，然而病情就是無法改善。」最後她患了憂鬱症，對未來也不抱任何希望。「當時我把遺書都寫好了。」

二零零四年，王麗華偶然遇到一位心臟科的名醫，經過詳細檢驗之後，這位醫師斷定她的病因不在心臟，於是又建議她去找另一位神經科的專家。就這樣，她接受了幾次完整的全身檢查，最後確定是患了罕見疾病「多發性硬化症」。

就在王麗華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那段日子，她的一位侄子得知，告訴她，何不去煉法輪功呢？侄子說他常常從研究所張教授口中聽聞許多重症病人學煉法輪功後痊癒的例子。在侄子的鼓勵下，王麗華向張清溪教授表明要煉法輪功。張教授立即寄給她一本法輪功的書《轉法輪》和相關的煉功書籍資料。

三天之後，王麗華正好回醫



院複診。一週後報告出來，醫生不解的告訴她，她的病情好轉了。她喜出望外，「我當時就想，我才學法就有這樣的效果，如果

煉功效果一定更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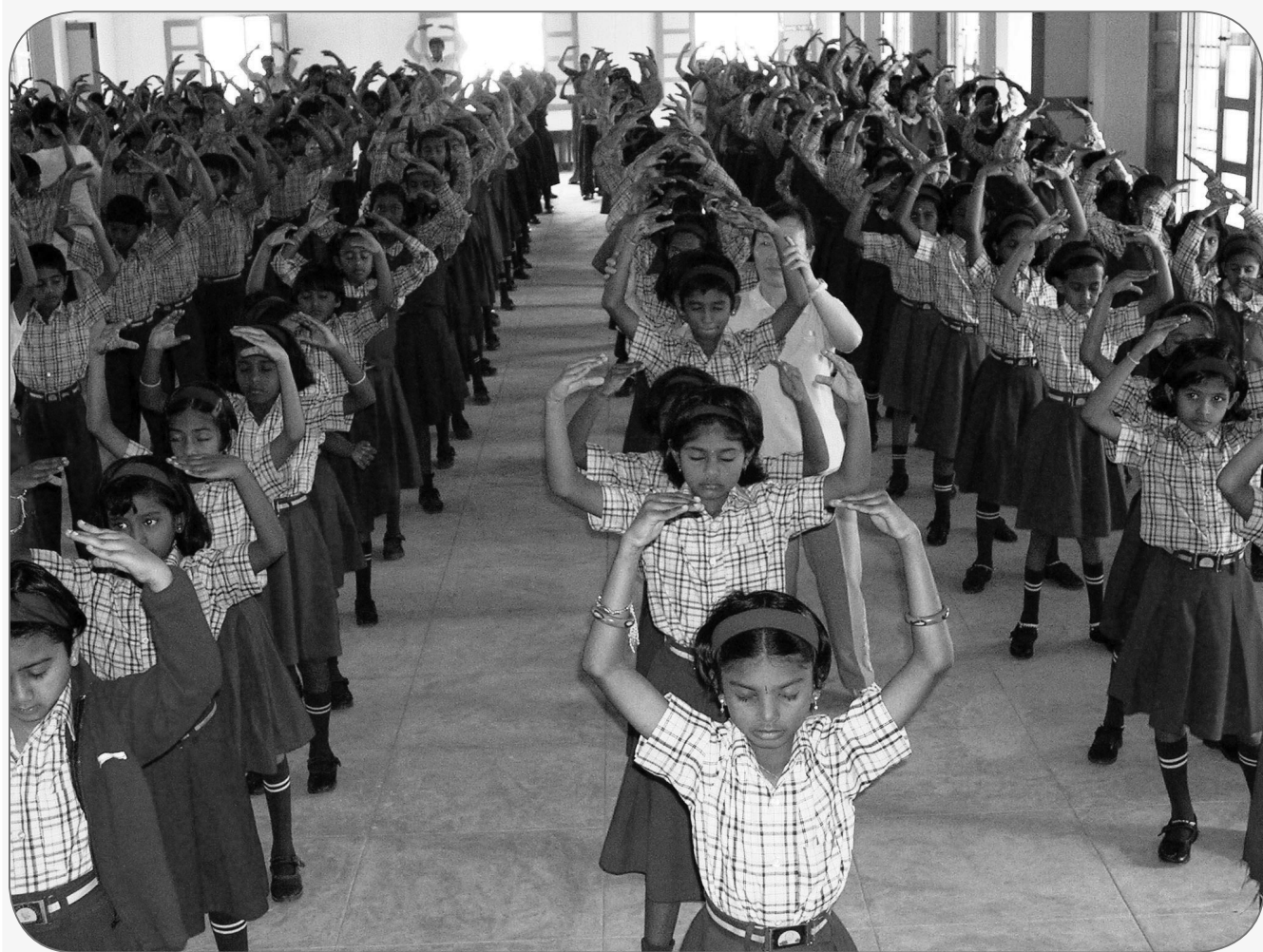
然而第一天的煉功經驗，幾乎讓王麗華卻步。因為已經病入膏肓的她，打坐也沒有坐相，站又站不久，兩腳發酸，手臂常痛的舉不起來，回去後她簡直累垮了，隔天連床都爬不起來，心想就此放棄吧。「我很沮喪，打電話給張教授，張教授跟我說，『恭喜你』，我很納悶，後來他以過來人的經驗跟我交流，說那是師父在幫我清理身體裡的壞東西，並鼓勵我一定要堅持。」

那是很難熬的一個月，常常一天打魚三天曬網。那位教授朋友好像知道她的腦筋在想什麼，馬上來電鼓勵她。就這樣熬過一個月之後，她的身體逐漸康復，體能也好起來了，再回頭去看《轉

法輪》，才恍然大悟什麼叫「修煉」。從那之後，王麗華不曾間斷的修煉直到今天。她說：「我病情改善了，身體變好了，你付出多少，才能得到多少，在修煉路上要不怕吃苦，才能一直精進不輟。」

王麗華曾經因病無法從事她最愛好的文學創作——寫長詩。腦神經像失去聯結功能一般，時常無法叫出文字、語句，更難找到深切的意象來表達，整個腦袋好似打了很多的結。但是，隨著修煉法輪功，思考力又逐漸恢復了，王麗華又可以遨遊在她的筆耕世界，從事長詩創作了。而這對於身為詩人的她來說，如獲新生一般欣喜，是生命中最幸福的事。

印度天主教學校師生學煉法輪功



印度班加羅爾(Bangalore)天主教學校 St. ANNS SCHOOL 學生總人數五百三十人，算來不大，校長 SI Ranaya Anto 及學校師生對於法輪功有著深刻的認識，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召集學生至禮堂集體煉功。邦加羅爾是印度最多煉法輪功的地區，目前有超過八十個學校師生煉法輪功，他們在體育課上也煉法輪功。

【明慧週報訊】2008年9月21日下午(星期天)，山東省高密市兩位大法弟子(為避免中共迫害故隱去姓名)在高密市鳳凰公園的條椅旁撿到一隻淺綠色女式提包。拉開拉鎖一看，裡面有一張一百元的人民幣、一隻耳環、一張辦理身份證的取貨單。

拾金不昧

兩位大法弟子想：這肯定是到公園玩耍的人丟的。一會兒失主可能會回來找，我們是煉法輪功的，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拾到錢、物應該還給人家，我們在這裡等一等吧。

兩位大法弟子坐在條椅上等候失主來找，可等了好大一會兒也沒有人來找，只好走了。沒辦法，兩人只好通過「辦理身份證的取貨單」查找失主，但「辦理身份證的取貨單」上只有失主於瑞英的姓名與身份證號碼，並沒有失主的工作單位

與居住地址。於是兩位大法弟子千方百計的委託數位親朋好友根據失主的身份證號碼查找於的詳細地址。

工夫不負有心人。2008年10月14日在朋友的幫助下，終於查到了於瑞英的戶籍地址：於瑞英是山東省高密市柴溝鎮陶家莊村人。兩位大法弟子於10月15日下午騎摩托車奔跑幾十里趕到陶家莊於瑞英家。但於瑞英已結婚出嫁，根本不在陶家莊住。從於瑞英的母親口中得知，於瑞英在高密市裡住，在宗華紡織廠上班。於是大法弟子又返回高密市，通過於瑞英的母親電話預約，終於見到了失主於瑞英。

於瑞英拿到提包後，一再說「謝謝」，並要將包內的錢給大法弟子表示謝意，兩位大法弟子說什麼也不要，並說：「你要謝，就謝法輪功的師父吧，我們的師父教我們做好人的。」

中學教師的故事

文/大陸大法弟子

我得法於一九九九年二月。當時我教的校長，人人都說他很善良，但缺少管理能力與魄力。在當今道德下滑的年代，「人善被人欺」這句話在我校校長身上表現的可謂淋漓盡致：開會他在上面講話下面的聲音壓過他，行政領導班子開會誰都比他大，連學生都欺負他。

我得法後，首先按照大法的標準來歸正自己，從做一個好人開始，每天都是最早上班，打掃好辦公室及周圍的公共衛生，工作認真負責，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大法弟子祥和的場感化了我身邊兩位女同事，我們三位女員工配合的非常默契，除了幹好本職工作外，學校中一些公益性、臨時性的事情我們都能主動義務去做。

一次在初中畢業會考期間，一位兄弟校領導到我校任副主考，在閒聊中當著我們三個女員工及學校領導和外校老師的面誇我們是全縣最棒的，最後說了一句聽說她們都是煉法輪功的(她們兩位未修煉，當時大法已受到迫害)。

當今人類道德敗壞一個最主要原因，就是對金錢無度的索取。學校設有一些小金庫，時不

時都會得到一些不正當的錢，在修煉前我會心安理得把這些錢放在口袋裡。得了法以後，我想我現在是大法弟子，就得用法來歸正自己，有的錢被我當面婉言拒絕了，有的會計都造冊了，你不簽字會計結不了賬。拿了這些錢以後，我就把這些錢添置一些辦公用品，如文件袋、茶葉、訂書機、計算器等。一次在路上我與校長相遇，他脫口而出：「人人都像你這麼好就好了。」我回敬一句：「那很簡單，人人都煉法輪功。」校長說：全校一百多位教職員工除了我之外，沒有一個人沒有向他求補貼，不是跟他吵，就是跟他鬧，搞的他疲憊不堪、焦頭爛額。

這位校長退休後又換了一位校長，這一任校長與上一任校長正好相反，按常人的話說很厲害，權力看的很重。這一任校長是我的高中同學。每一年我高中同班同學都要聚會一次，頭幾次都是較有錢的人請客，四年前，我想我也得請一次，在餐桌上同學們說應該校長簽單，我說我買單，校長堅決不讓我付錢，硬是把單簽上了。

等大家都走後，我一個人又回到酒樓取走了單子，付上了酒錢。開酒樓的正好是我校的兩位老師，他們感到很震驚，其中有

一位正好是心裏藏不住話那種人，第二天我想肯定會把我這種做法當成新聞第一個告訴校長和其他老師，這樣既給了校長面子，又歸正他的不正當行為。

在修煉前，我是一個被醫生判無期徒刑的絕望病人，渾身無力，尤其是腰疼得我完全喪失了講課能力，不得不從講台上改行做後勤工作。

修煉後，我煥發了青春，五十三歲的我，竟然還長高了二公分，一位二十年前我曾經教過的學生，一次碰上我說：「老師我知道你煉法輪功，從你整個精神狀態煉功前後判若兩人我就知道你已經得道了。」一位退休老教師告訴我說：「看你腰挺得特別直，法輪功肯定是被冤枉的，你路子走對了。」

更神奇的是今年高考，我校設有考場，一位外校女生因遭車禍跟關節骨折，需人背進考場，男老師推來推去不好意思背，女老師怕背不動也不敢背，我挺身而出我背，當我背著與我相當個子的女生，邁著輕盈步子路過主考室走進考場時，我感覺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要知道二十年前我就是因為腰椎骨質增生被迫離開講台、在我校將要退休女教師名單中我是排在第一位。在此我感謝師父給我一個健康的身體。



澳洲法輪功學員應邀演示功法

位於澳洲紐省中部海岸的紐卡素(Newcastle)是一座風景優美的海濱城市，距悉尼約一百六十多公里，鄰近的獵人谷(Hunter Region)是聞名於世的葡萄酒產地。十月十二日，當地法輪功學員受邀參加紐卡素和獵人谷地區Mattara節四十七週年慶典活動，除了參加慶祝遊行外，主辦方還安排了法輪功團體在舞台上表演，並演示五套功法。

幸福的真諦

「幸福」會讓人聯想到什麼？是男人渴望擁有的金錢和權力？還是女人渴望的麵包和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或是其它種種美好的想像…，我所想的是，從幸福中孕育出一分安全和自然的心境。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既定的想法以及感受，往往在遇到了事情後，內心受到了衝擊而有所觸動。

一位朋友感慨的告訴我，他很難過。因為前幾天她們公司有一位很優秀的同事，因心肌梗塞病發而去世，且年齡還不到二十七歲。起初大家都不敢置

信，但經過再三的確認，便不得不接受這個令人遺憾的消息。公司老闆還特地讓大家放了一天的問喪假。

據瞭解，經醫生判斷其死因可能是長期熬夜過度而導致身體不堪負荷。他在同事的心中心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經常一個人留在公司處理業務，有時同事會有意無意的提醒他事業固然重要，但身體也是很重要的。而他總是說：沒錢就沒幸福，幸福是靠努力創造出來的。

聽到這一番話，我默然而感傷，自己有時是否也是這樣陷於世間物慾的追求。但這一切身外

之物終究是過往煙雲。幸福是需要靠努力才能經營出來的，但不一定要向外去求、用錢來買。

可口可樂總裁說過，我們每個人都像小丑玩著五個球，這五個球分別是：工作、健康、家庭、朋友與靈魂。這五個球只有一個是用橡膠做的，掉下去會彈起來，那就是工作；另外四個球都是用玻璃做的，掉了，就碎了，就無法重新再來一次。

此中孰輕孰重、該如何取捨，是生命重要的課題，更決定了所追求的幸福能否為人帶來祥和與寧靜的心境。

岳飛念念不忘師恩

◎文／智真

宋代民族英雄岳飛，幼年喪父，家境貧寒，無錢上學。但他非常好學，常在私塾窗外聽課，無錢買紙筆，就以樹枝為筆，大地為紙。私塾老師周侗很喜歡這個勤學的孩子，就免費收岳飛為學生，教育他如何做人，幫助他樹立保國安民、建功立業的遠大抱負，每逢單日習文，雙日習武。還教會他射箭絕技，能左右開弓，百發百中。岳飛不負師教，勤學苦練，文武雙全。後來他率軍收復失地，屢建奇功，成為令金兵聞風喪膽的一代英豪。周侗去世後，岳飛披麻衣，駕靈

車，執孝子之禮，以父禮安葬他。且在朔望（初一、十五）之日，無論在外行軍打仗，還是駐紮營中他都要祭拜自己的

恩師，每次痛哭之後，必定會拿起老師所贈的「神臂弓」，射出三枝箭。岳飛說：「老師教我立身處世精忠報國的道理，還把他一生摸索的箭法和武藝都傳授給我，師恩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懷的。」



岳飛像

古人云：「三教聖人，莫不有師；千古帝王，莫不有師」，人不敬師是為忘恩，何能成道？自古之先哲聖賢以身作則，虛懷若谷，其尊師重道的風範堪為後世楷模，令後人學習和景仰。

顛倒是非 舌枯而死

◎文／清言

在說話方面，不管是儒家、道家還是佛家，都強調「修口」。口出妄言惡語，說的話傷害了別人叫做「出口傷人」，這樣就會造業。而顛倒是非黑白，誹謗嫁禍之言，更萬萬說不得，這是卑劣的小人行徑，這樣的惡報將更凶險。

以前有個人叫祝期生，他總喜顛倒是非，譏諷他人的缺失，又喜歡引誘他人做壞事。

遇到相貌醜陋的人，他就譏笑人家；遇見相貌俊美的，便嘲弄他。遇到較愚笨的，就欺負人家；遇見較聰明的，

便品頭論足一番。遇見貧窮的人，就鄙視人家；遇見富有的人，便諛誇他。見到當官的，就揭發人家的隱私；見到讀書人，就宣揚人家不願聲張的私密。看見有人生活奢侈，反倒稱揚他是豪爽之人；看見有人手段陰狠毒辣，更大讚為厲害。人談佛學法理，就譏諷為齋公；遇人論儒學德行，便嗤笑為假道學。聽人家說好話，便說：「嘴上說說而已，其實心裏並不是這麼一回事。」而看見人家做善事，就說：「怪了，這件事既然做了，那件事為何不做呢？」他到處胡亂評論，顛倒是非黑白。

到了晚年，祝期生突然得

了舌黃病，必須用針刺舌頭，讓血流出二升多，才會覺得好一些。一年還發作了五至七次，痛苦得說不出話，後來竟然舌頭枯乾萎縮而死。

在修煉界中，人們認為各種不同的疾病都是由不同的業力引起的。現在的肺癌和呼吸道系統疾病，表面看是這個或那個原因引起的，其實更重要的是有其內在因素所決定，多是因為這人在背後說了很多傷害別人的話，特別是對神佛造了許多「口業」的原因。不修煉的人生病就是在還業債，業大還不清了，就用命去換，上面這個例子不就是這樣的嗎？

◎文／天星

生命中的藍天白雲

我很幸運，在一個周圍有山巒的小城工作。我的辦公桌緊挨著寬敞的玻璃窗。窗外一年四季不斷變換的风景美麗如畫。藍天白雲，自由飛翔的鳥兒，還有那

起伏的山巒盡收眼底。夕陽西下的美景，歡快的鳥鳴讓人感到生命原來這般美好。

一天天的工作是忙而有序，

卻也不忘偷得半刻閒享受這上天賜予我的難得的自然風光。

在悠然自在享受著窗外景致之時，也會遇到驟然而起的暴風急雨撲面而來打破眼前這美好的一切。狂風似有千鈞之力，瓢潑的大雨敲打在窗上，窗外陰沉沉的，一片模糊。雨似有不下個三四個小時不罷休的架勢。可哪想得到，不足10分鐘，窗外陽光明媚，一切依然如舊，藍天白雲……

人生中也常會有烏雲密布，暴風驟雨的時候，傲然走過之時，是陽光、清澈的藍天和悠悠的白雲。（轉自《正見網》）

讀古詩 品人生

秋思

陸游

利慾驅人萬火牛，江湖浪跡一沙鷗。
日長似歲閒方覺，事大如天醉亦休。
砧杵敲殘深巷月，梧桐搖落故園秋。
欲舒老眼無高處，安得元龍百尺樓。

【語譯】

人的利慾之心就像萬隻火牛一樣驅趕著人，還不如當一只浪跡江湖的沙鷗。一日好似一年那麼漫長，只有閒人才感覺得到，酒醉後就算天大的事也罷休了。直到月亮將落，深巷裡的搗衣聲才停歇，看到梧桐凋零，可以想見故鄉也到了秋天。想要舒展這雙老眼，但沒有高處可供眺望，如何才能到陳元龍那百尺高樓上，觀賞這大好秋光呢？

【品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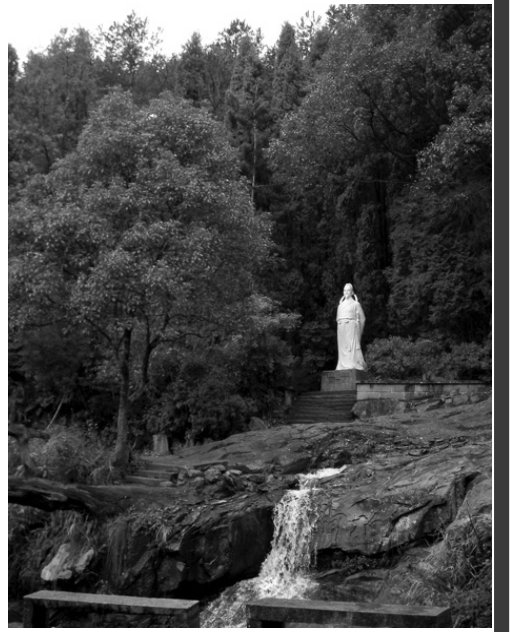
《史記》記載，戰國時代齊國將領田單，夜間用千餘頭牛，尾巴綁上浸油的蘆葦，點火燃燒，牛群衝敵軍，燕軍大敗。這首詩的首聯就說出了人生大道理，利慾熏心的人們，就像被火牛陣驅趕似的汲汲於名利，早就被私慾矇蔽了心智，受利慾所驅，無法真正的主宰自己了，這是人最可悲的事啊！不如跳脫出來，像自由自在的沙鷗一樣，不與人爭名奪利，做個浪跡江湖的閒人，天大的事也不想計較了。滿耳秋聲，梧桐葉落，讓陸游不由得想登高遙望家鄉的秋光。

陸游身在國家積弱不振的年代，從小就有抗金救國的壯志。陸游才氣超人，但仕途坎坷，因為力主抗金，屢次被主和派阻撓，甚至冠上教唆用兵的罪名而遭免職，但他的報國熱誠絲毫不減，曾作《示兒》一詩：「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秋思

陸游死前仍為南宋不能收復國土而悲傷，希望兒子在北伐中原復國之日，祭拜時別忘了告訴他。

陸游知道「利慾驅人萬火牛」，「死去原知萬事空」，利慾會迷失人的心志，萬事到頭總是空，所以他淡泊名利，樂觀豁達，雖在逆境中，到晚年仍耳不聾、眼不花，活到85歲的高壽。這樣的思想基礎其實源自陸游的家傳氣功，陸游的高祖陸軫曾遇見唐代道士施肩吾（世稱「華陽真人」），傳授陸軫氣功秘訣《三住銘》，此後代代相傳，就是陸游《歲晚幽興》詩中所說：「全家共保一忍字，累世相傳三住銘。」陸游一直堅持煉功，他在《羈懷》詩中寫道：「閉戶惟須學堅坐，不知更敗幾蒲團。」他持續的打坐煉功，已經不知坐壞了幾個蒲草墊子了。靜坐養生的效果使他「已迫九齡身愈健，熟視萬卷眼猶明。」（《難遣老懷》）快到九十歲身體越強健，看書仍眼力不減。甚至「兩毗神光穿夜戶，一頭胎髮入晨梳。」（《養生》）兩目神光可看到夜間景物，且出現白髮脫落又長出黑髮的神奇現象。



陸游像

警察明真相：「你們好好學」



來，甲同修叫這個片警坐在她旁邊說：「你看這大法真好，我這大把年齡，前幾天上吐下瀉，不能吃不能喝，堅持學法、煉功、發正念，現在好了，叫常人早住醫院了，不知道要花多少錢。我沒有病，有心病，一天不退幾個人，心裏不舒服，總是叫兒子們把他們的朋友領到我這裡來，我給他們講真相，讓他們三退，記住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將來有一個好的未來。我們師父是不計過往之過的，只要真心改過，都有救。」

旁邊的小伙子說：「某某哥（這個片警）退了吧，聽甲媽媽的話，不會錯的。」另外一個小伙子（他媽媽也是修煉人）把自己的衣服拽起來露出自己胸前的護身符。片警不作聲，拿起旁邊的一本《轉法輪》，翻開《論語》看著，說：「你們學這本書，孔子也寫過論語」，另外三個同修也給他講真相，講法輪功學員這九年的被迫害經過。走時，學員叫他不要再參與迫害法輪功，起「好福」把黨退了，記住「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片警不住的點頭，並對著法輪功學員們豎起大拇指說：「你們好好學，我們不打擾了。」

湖北一大法弟子甲幾天來上吐下瀉過病業關，一天幾個同修來她家一起學法、發正念。突然，同修家的鐵柵門被打開了，進來一群人，有人說：「警察來了」。四個同修也沒有驚慌。進來的是甲同修的小兒子和他的一群朋友，其中有一個是甲同修的原任片警。在迫害剛開始時，這個片警曾被惡黨人員幾次派往北京把她劫持回武漢並送洗腦班非法關押。

今天這個片警作為甲同修兒子的朋友來看望甲，一群人七嘴八舌說：「我們今天來看您來了，同時把某某（片警）叫來了您給他三退，他要不退我們不讓他來的。」甲同修高興的笑起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家屬的株連迫害

文／陳正洪

《華爾街日報》在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日以《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天，陳女士說，修煉法輪功是一種權利》為題，報導了山東省濰坊法輪功學員陳子秀被中共折磨致死的遭遇，引起國際廣泛關注，記者伊安·約翰遜因關於法輪功的一系列報導而獲得該年度新聞普利策獎。該文提到：「暴怒的地方官讓陳女士赤腳在雪地裡跑。據其他目擊這一事件的監獄中的人說，兩天的折磨使她的腿嚴重淤傷，她的短短的黑髮上粘著膿和血。她在外面爬，嘔吐並因虛脫而昏倒。她再也沒有恢復知覺，並於二月二十一日去世。」

明慧網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日的一篇報導《陳子秀的親人仍在遭受迫害》，詳述陳子秀含冤離世後，其家人這些年一直遭受中共的迫害。陳子秀的女兒張學玲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非法勞教三年；陳子秀的妹妹與妹夫經歷了多次被非法抄家與綁架、勞教等迫害後，於北京奧運前夕再一次被綁架，非法關押至今；陳子秀的外甥李建剛在經受了三年殘酷的勞教苦難後，又一次被抓捕，現被非法關押在濰坊看守所已長達三個月之久，李建剛的未婚妻孔茜被捆綁在木製十字架上承受七天七夜的折磨，現已經生命垂危。

筆者由此想到今年八月中旬的一則消息，遼寧省瀋陽市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高蓉蓉的母親，從北京回瀋陽修房子，房子修好要返回北京時，這位七十六歲的老人卻不能通過瀋陽火車、長途大客



陳子秀

車的「奧運檢查」，被攔截在瀋陽。老人無法回到常年居住的北京。

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高蓉蓉被龍山勞教所警察唐玉寶、姜兆華電擊七小時，臉部嚴重毀容，面目皆非，腫大變形，滿是水泡，燒焦的皮膚與頭髮膿血粘在一起，面部腫脹後眼睛只剩一條縫，嘴腫得變形，連朝夕相處的犯人都認不出她來了。迫害的圖片顯示的是水泡幹後和燒焦糊的狀態。有的地方焦糊結痂很厚，可以看出電傷的嚴重程度。因為許多處是被反覆電擊，所以水泡、焦糊處多是重疊的。「高蓉蓉被毀容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這場迫害的慘無人道與血腥暴力，



高蓉蓉被龍山勞教所警察唐玉寶、姜兆華電擊七小時，臉部嚴重毀容。

又一次呈現在世人眼前。

二零零四年十月五日，在善良人士的救助下高蓉蓉脫離了非法監禁，從醫院逃出。二零零五年三月高蓉蓉再遭中共當局綁架，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被迫害致死時，年僅三十七歲。暴徒連高蓉蓉飽受摧殘傷痕纍纍的遺體也藏匿起來，聲稱高蓉蓉的父母要看高蓉蓉遺體必須有瀋陽市司法局的人在場。

此後一年多，高蓉蓉父母、姐姐到多個部門上訪申冤，至今未得昭雪，中共

惡徒仍然逍遙法外。公檢法沆瀣一氣，各部門互相推諉。年近八十的高父承受不住這種悲慘的事實，身患重病，高母無力照顧病重的高父，老倆口只好去北京的女兒家，幾乎不回瀋陽。瀋陽高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六一零」辦公室完全知道，卻還要將高蓉蓉家人的名字及相關信息存入電腦，以監控高蓉蓉家人。中共的迫害，連孩子都不放過。高蓉蓉姐姐的女兒在已得到加拿大大使館的留學簽證，卻因被中國安列入「黑名單」而無法出境。



遭精神病院暴力注射藥物 賀祥姑向外界求助

文／長沙大法弟子

這裡是輾轉傳出的長沙法輪功學員、湖南省婦幼保健院門診手術室護士賀祥姑的講話錄音，與錄音的記錄文稿。

賀祥姑目前被非法關押在湖南省腦科醫院（即湖南省第二人民醫院，原來的湖南省精神病院）四病室已三個月，並於十月十日起遭腦科醫院暴力注射損害神經的藥針。

賀祥姑強烈希望向國際社會公佈此錄音，曝光湖南省 610 及湖南省婦幼保健院不法人員這一無人性的惡行。

九九年以來，中共將數千名法輪功學員強制送入精神病院，以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進行摧殘。精神病院這一醫療機構已成為中共折磨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工具。呼籲正義的人們給賀祥姑和所有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支持與幫助，結束中共的迫害。

賀祥姑錄音的記錄文稿

我是賀祥姑，我是煉法輪功的，在省婦幼保健院門診手術室做事。我在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號被伍家嶺派出所綁架以後，就把我非法關在看守所。我在看守所絕食十七天以後，把我定了勞教兩年，送到白馬壘勞教所。

白馬壘勞教所當時不收我，因為檢查有冠心病，但是經過六一零和我們單位一番舌舌以後，還是收下了我。我在勞教所一直絕食兩個月，最後，面目皆非，把我「所外就醫」，是我二哥簽的字。但是我

們單位和六一零啊，把我搶到，搶出來送到湖南省腦科醫院（現在就是省二人民醫院）四病室精神科。

當時到了精神科以後，我呷（註：呷是長沙方言，指吃的意思）了飯，我希望，能夠啊，大家都是一個平民百姓，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能夠啊，和平地放我出院。三個月以後，（這個）科室的羅主任，叫羅昭平，向我們單位申請，要他們接我出院，可是反覆交涉以後呢，他們不接我。

最後，羅主任請示醫院（精神病院）的那個院長，決定啊，把我當精神病治。他們跟我強制地注射了叫做利培酮注射液，說是美國進口的，一千多塊錢一支，說是治療什麼巫術精神病的，他們幾個人哪，四、五個人壓著我在床上，跟我打了這個針。我當時問羅主任這個藥名，他不說，主治醫生叫陳子珍，她也不說，她說「我為什麼什麼都要你知道？」她說「我們必須這麼做，因為我們不這麼做的話，我面臨下崗，羅主任面臨免職。」

很多那些清白的病人看到以後也憤憤不平，那些護士也說我們也不願意為你這樣做，但是他們都做了。我對於他們這些像流氓一樣的行爲、（這個）無理的做法，我不能聽之任之，任他們擺佈，所以我絕食抗議。但是他們在給我打吊針，還揚言說他們專門給我進口那個什麼營養液，絕對不會出現任何問題，兩百多塊錢一天。

所以呢，我把這些話說出來呢，希望啊，得到世人的理解，能夠為我伸張正義。

謝謝大家。

文／長沙百姓

會幾何時，我每次經過省婦幼保健院的門口，於不經意間，看到那些臉上洋溢著幸福微笑的大肚媽媽，那些還不會說話、卻已急不可耐的手舞足蹈著用各種動作表達自己意願的嬰兒，雖然素不相識，心裏總會生出一份快樂的情愫……整個城中，大概只有這個醫院帶給前來就診的人們的是喜悅多於憂愁的吧。

然而，今年十月，從友人那裏得知省婦幼門診手術室護士賀祥姑的不幸遭遇後，氣派的省婦幼辦公大樓背後掩蓋著的迫害良善的殘酷事實令我在深深震驚的同時，也讓我驀然間失去了對這個醫院所曾有過的所有美好聯想。

友人告訴我，這位名叫賀祥姑的護士不僅業務能力強，而且人很善良，對病人特別有耐心，在病友中的口碑很好，然而，僅僅是因為她修煉法輪功，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民眾「法輪大法好」，就被省婦幼聯同長沙市「六一零」辦公室（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組織）一而再，再而三地送進精神病院，剝奪人身自由並注射損害神經的藥針。今年七月，在「平安奧運」的藉口下，賀祥姑被第三次送進湖南省腦科醫院（即湖南省第二人民醫院精神科，原來的湖南省精神病院），當時，省婦幼黨委書記張輝、黨委副主任胡慧等人許諾：奧運結束後就接她出來，然而，時至今日，殘奧會都閉幕一個月了，省婦幼人員仍然拒不恢復她的自由。

友人還說，十月上旬，腦科醫院要求省婦幼來接人，然而一再交涉，省婦幼都不肯接，甚至不再來看望賀祥姑。省婦幼人員毫無人性的做法直接影響了腦科醫院對賀祥姑的態度，本來腦科醫院的醫護人員都知道賀祥姑是正常人，也一直未將她當精神病看待，只是給她注射一些普通消炎藥物走個過場。但在省婦幼的惡劣做法影響下，腦科醫院四病室的醫生、護士現在已開始每天給賀祥姑注射利培酮藥劑，把這樣一個理智清醒的正常人完全當作精神病人治療。據說，這

我們不能無視的罪惡

種藥是美國進口的，專門治什麼「巫術」精神病，要一千多元一支，副作用很大，有的精神病人注射或口服此藥後，都會出現很強烈的身體反應與不適症狀，何況是一個正常人呢？賀祥姑不配合這種非人的對待，他們就四、五個人一擁而上，把她壓在床上，摀住她的手腳給她強行注射。自遭暴力注射損害神經的藥針後，賀祥姑就沒有再進食一丁點東西，目前，賀祥姑的處境非常危險。

友人的講述令我震驚，在鋼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日復一日地奔忙，工作的壓力，生活的瑣碎，或許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都有些麻木了，不願去過多關注別人的苦難，以免打擾到自己的生活。但這樣無人性的對待，這樣毫無道理地對一個正常人採取破壞神經與肌體的藥物摧殘，這樣一個一心按「真善忍」做好人，卻在中共鎮壓政策下慘遭迫害的悲愴故事，無論對於誰，想必都不會無動於衷。是誰說過，默認罪惡的發生就是對良知的犯罪。如果這位被迫害的護士是我們的母親、姊妹、女兒，是我們的親人，我們怎可允許別人如此傷害於她？！讓她的生命安全處於如此危險的境地？！

也許有人會說，我們同情她有什麼用？在這樣一部專政獨裁的整個國家機器從上到下系統壓下來的迫害中，在這樣一群因受中共造謠宣傳毒害而不辨善惡，助紂為虐的執行者面前，我們的善念究竟能體現多大的力量呢？然而，從古到今人類社會都有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那就是「邪不壓正」，如果我們每位長沙父老鄉親都能秉承正義良知，齊聲譴責迫害，制止惡行，迫害者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他還敢去迫害嗎？就像在一輛公共汽車上，大家都同聲譴責小偷的時候，他還有膽量去繼續行惡嗎？！

在人生的舞台上，其實從來就沒有單純的觀眾與過客，我們每個人都是演員，我們的每個念頭，每個言行對劇情的發展都會起著不可忽略的作用，都有可能決定事物的走向與結果，甚至，將改變歷史的進程。

耶路撒冷大遊行



十月十五日一大早，部份以色列法輪大法弟子來到位於耶路撒冷市中心的甘薩克勒公園，參加一年一度的以色列「蘇闊特」節傳統大遊行。盛大的遊行從甘薩克勒公園出發，法輪大法弟子的遊行隊伍格外惹人注目。

身穿玫瑰色連衣裙、手持中國傳統扇子的仙女隊伍一出現，就把街道裝點的多姿多彩，人們的眼光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走在仙女隊伍後面的是橫幅隊，學員打著「法輪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以及「法輪大法洪傳世界八十個國家」等橫幅；後面是腰鼓隊，鼓聲陣陣，人們對法輪功學員報以微笑。

在公園裡，大法弟子們擺出了真相展板，集體煉功，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法輪功真相。人們在得知中共邪黨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事實後，紛紛在征簽簿上簽名，聲援法輪功學員的反迫害行動。

自從法輪大法一九九七年傳入以色列，修煉法輪功的人數持續增加，從北部的拿哈利亞市，到南部的艾拉特市（紅海海濱）的各大大城市都有煉功點。



吉隆坡公園煉功活動

十月十八日，馬來西亞吉隆坡法輪功學員在敦依斯邁爾公園舉行煉功弘揚大法活動，並派發傳單，讓人們了解法輪功以「真善忍」為原則，修煉讓人身心受益。許多來公園的民眾都被這群面帶祥和的煉功人吸引，有的停下來看學員的煉功動作，有的看展板，有的接下學員遞過來的真相資料。很多人都詢問學員哪裏有煉功點。

有位約三十歲的馬來人表示，他聽說過法輪功，但不明白為什麼中共會迫害法輪功。於是學員向他解釋，以謊言和暴力維持統治的中共，無法容忍億萬民眾對「真善忍」的信仰，所以才發動了迫害，並製造各種謠言抹黑法輪功。有位華裔中年男子表示他在媒體上看過法輪功的消息，他說，煉功很好，只是中共在反對而已。

法蘭克福書展前呼籲反迫害

十月十八日，德國法輪功學員在法蘭克福展覽中心前舉辦信息日活動，抗議中共迫害法輪功，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制止迫害。數以千計參加國際著名的法蘭克福書展的人們看到了反迫害橫幅，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關注發生在中國的踐踏人權事件，並簽名表達制止迫害的心願。

一位有軌電車司機一天之內多次往返路過，每次在等候站台上熙熙攘攘的乘客上車之際，他

不僅降下車窗觀看法輪功學員煉功，甚至還從駕駛室裡跳出來，向法輪功學員瞭解迫害真相。他說：「法輪功的功法看起來真美！」

一位華裔男子領著小女兒來看書展，西人法輪功學員遞給他們一張傳單。那個小女孩從爸爸手中搶過來，打開一看就大聲的讀到：「真、善、忍！」「法輪大法好！」

天國樂團引領台灣消防人員競技大賽進場

第七屆全台灣義勇消防人員競技大賽十月十八日在台南市舉行，這是台灣內政部及消防署年度盛事，內政部長廖以親自主持大會開幕典禮。最令人矚目的是受邀引領競技人員進場的法輪大法天國樂團，一大早就以雄壯威武的氣勢在台南體育場出現，樂音嘹亮，精神抖擻。

台南市消防局吳明芳局長去年參加全國運動大會開幕式，看到天國樂團整齊劃一、精神飽滿且振奮人心的管樂，今年特別邀請他們前來引導入場。吳明芳說：「在全運會看天國樂團，覺

得他們軍容壯盛，紀律嚴明，每個人都很盡職，非常有看點，有賣點，所以這次特別聘請他們前來助陣。」台南市市長許添財當時公開表示讚美：「天國樂團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歷年來負責籌備台南市大型體育活動的後甲國中高秀秀老師表示，四年前體育節表揚大會上第一次接觸法輪大法學員，看到一千人很有秩序的在大太陽下打坐，從活動開始直到結束，令她很感動。她讚美天國樂團是個精神抖擻、很有紀律、配合度很高的團體。

萊比錫健康博覽會 法輪功受矚目

德國第三屆健康博覽會十月十八日在歷史悠久的萊比錫市拉開帷幕，有五十二家醫療健康方面的單位和團體前來參展，法輪功作為一個來自東方的傳統修煉功法，以功法簡單，能高效提高身體和精神健康的神奇功效，吸引了眾多參觀者的目光，諮詢者絡繹不絕。

很多人在瞭解了法輪功的神奇促進健康的功效後，都紛紛購買法輪功書籍和功法的相關影音資料。更有人馬上在現場就開始學煉五套功法。兩位德國女士在學完五套功法後表示：「這真是太神奇了，我只是簡單的學習了幾分鐘，可我現在覺得自己全身非常的放鬆，而且有種說

不出來的美妙！法輪功真是太好了！」

法輪功的奇蹟在展覽場館裡不斷發生，一個女士仔細聆聽了現場法輪大法學員對法輪功功法理論的說明後，馬上開始學煉五套功法。但沒想到，幾個小時後，她馬上就出現了清理身體的狀態，隨後覺的身體非常的輕鬆和舒適。

兩天的博覽會，主辦單位給法輪功團體安排了三次研討會，是所有參展單位裡研討會次數最多的，而且研討會都是場場爆滿，受到了很多參觀者的好評和歡迎。當人們知道了法輪功學員在遭受到中共惡黨所施以的殘酷、血腥的迫害後，都紛紛在反



迫害征簽表格上簽名，並且還表示：「對身體健康這麼好的功法，在中國卻受到了這樣的待遇，這種迫害應該馬上停止！」

整個展覽館裡，總會看到人們手腕上懸掛的一朵朵帶著「法輪大法好」掛墜的美麗聖潔的蓮花。朵朵小蓮花，帶著法輪功對每一個人的祝福，散發著祥和美好的能量。

東京NPO節

日本法輪大法學會，作為NPO法人，也就是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於十月十八、十九日參加了在東京代代木公園舉行的日本第四屆NPO節，並且成為引人關注的團體之一。法輪功學員的舞台表演、受迫害圖片展、義務教工和教授折疊蓮花等活動都受到了大家的注目和歡迎。在法輪功展位上展出了法輪大法書籍，介紹材料等。

許多人對法輪功受到中共迫害表示關注，一位日本老人在看到了法輪功受迫害的圖片之後表示：「中共比北韓恐怖，中共的專制體制不解體，始終是隱患。」



我支持你們（法輪功）。」

日本法輪功學員曾經在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一年兩次向東京都申請註冊成立NPO法人，由於受到中共駐日大使館的干擾，以及東京都政府對法輪功的不瞭解，而沒有被認定。直到二零零四年，法輪功學員第三次申請註冊成立NPO法人的時候，獲得了認定。東京都政府在批准時明確表示：法輪功「既沒有政治色彩，

也沒有宗教色彩，符合法律上的必要條件」。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經在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的《產經新聞》上撰文披露，中共駐日大使館對法輪功申請非營利性團體法人多次阻撓的情況。

日本NPO節每年十月舉辦，由一些NPO團體組成的執行委員會作為主辦單位，後援單位包括日本經濟產業省、農林水產省、外務省和環境省。日本在一九九八年通過了「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以增進保健、醫療、福利，推動社會教育，推進社區建設，振興學術、文化、藝術和體育，環保人權和救災等十七項內容。

赫爾辛基「健康與知識博覽會」講真相

赫爾辛基每年一度的「健康與知識博覽會」又揭幕了，十月十八、十九日兩天，芬蘭法輪功學員再次在博覽會上，向人們介紹法輪大法洪傳世界的盛況，同時也向人們揭露中共邪黨九年來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殘酷迫害的真相，並呼籲芬蘭民眾伸出援手，共同制止迫害。

Heikkila是位機械工程師，十八日他和學員Anna談了很長時間，瞭解真相。十九日就帶了藝術家朋友HamaLainen和消防隊員Tammi來簽名制止迫害，最後還接了英文的《九評》，說他們每天祈禱時都在盼共產黨早日滅亡。

去年剛來芬蘭的回族學員呂適平向他們講述了自己因不放棄修煉法輪功，在中國四次遭警察綁架、關押的經歷，及中共對回民的迫害等。

一個愛沙尼亞的小姑娘，向學員呂適平索要了英文的真



相小冊子，還詳細問了什麼是法輪功。呂適平也向她講了自己在大陸被中共迫害的經歷和目前發生在中國的退黨大潮，後來給了她英文《九評》。她非常高興，並表示：「我祖父、祖母都經歷過共產黨的恐怖統治時期，但是我沒經歷過。我以為中國早象前蘇聯一樣把共產黨解體了。這本書太好了，我要看，還要給親友看。」

當一位坐輪椅的女士接到法

輪功學員送給她的紙折蓮花時，她說：「我感到有能量。」學員說：「美麗的蓮花，象徵著純潔和高尚，它帶著法輪功學員對您的美好祝願。」這位女士說：「我知道法輪功，他對人有好處，有很強的能量。」

法輪功學員金昭宇是二零零八年七月八日剛從河南省鄭州市到芬蘭探友的，但到達的第二天就獲知母親陳真萍在她離家後的九號晚上又被中共警察綁架。因此她就開始了在異國他鄉營救母親的活動，得到了芬蘭外交部、國會議員、大赦國際和一些媒體的幫助。她深有感觸地說：「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芬蘭人民太幸福了，他們可以自由的選擇自己的信仰，而不會像在中國大陸我的媽媽和千千萬萬法輪功學員一樣，由於堅持按『真善忍』做好事而慘遭中共惡黨迫害。」

神韻 讓海外華人感到自豪

十月一日在瑞士日內瓦觀看神韻藝術團表演的維勒一家人興致勃勃的與神韻演員們交談著，梅蘭維勒女士告訴記者：「中國文化是很古老的，神韻藝術團用這樣的演出來傳播中國傳統文化，讓海外華人感到自豪。我可以很自豪的告訴我的朋友，我是中國人！」

梅蘭維勒女士是馬來西亞華人，在日內瓦與丈夫經營一家公司，她的兩個兒子分別是金融師和珠寶商。她補充說：「舞蹈服飾非常完美，演出非常成功。」「我覺得今天的表演，展現的是中國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文化

精品，是中華文化的精華。」

在多倫多從事多項文化教育的宋亞克女士觀看了第二屆神韻中秋晚會，在多倫多會展中心的演出，她說這是很難看到的很有水準的中國舞蹈，像水袖、雲彩、水中的波浪，很有創意，很好看。宋亞克女士說：「中國舞的細緻、典雅，不同於西方的芭蕾舞，儘管芭蕾舞表演的也很精細，但是看不到像中國舞的細膩、婉約。比如《水袖》舞，袖子一揮就覺的很美，就能感受到舞蹈所要表現的細膩、婉約的意境。」

從中國廣州來加拿大僅有兩



週的李先生與太太、孩子一起觀看了神韻中秋演出，他們很慶幸趕上這樣好的時機。林太太說，「喜歡所有的節目，感到演出與中國大陸的不同，很欣賞注重傳遞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相信善惡因緣，很接受神韻傳達出的傳統理念。」

林太太形容她看節目時有一種說不出的享受，非常好，現在又不知如何表達，只能用一句話說「非常好」。